

頂  
尖  
人  
物

王月 著

# 秦始皇



中州古籍出版社

頂  
尖  
人  
物

王月 著

# 秦始皇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始皇/王月著.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5  
(顶尖人物)  
ISBN 7-5348-2362-5

I. 秦… II. 王… III. 秦始皇(前259~前210) -  
传记 IV. K82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082 号

**本书由台湾知书房出版社授权**

Copyright © 2002 by Knowledge  
House Publishing co.

---

**责任编辑:**米 敏

**责任校对:**玉 滔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7

**字数:**183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版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ISBN7-5348-2362-5/K·899 **定价:**1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文明的背影

——《秦始皇》序

• 耿相新 •

像人的一生一样，一个文明的命运也是由几个关键步决定的，所不同的只是那几步是由一个或数个伟人以及他们的时代履行的，这些脚印决定了一个文明向什么方向奔跑。中国的文明从初民到炎黄一变，到治水的夏禹“天下为家”一变，到秦始皇嬴政一大变。嬴政将中国文明带进一个新世界，但几乎同时他也将中国文明带进一个旧世界——它里面积淀了太多旧文明的恶习，埋伏了太多专制的暴力，孕育了太多人性的灾难，这个文明活得太压抑了。然而有勇气并果敢地摧毁旧秩序且建立新秩序的秦始皇依然是一位伟人，他对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影响力，是他身后任何一位中国帝王都无法望其项背的。他的思想意识及其行动对中国文明的影响超过了他自己的想像力，尽管他没能让他的王朝四世、五世乃至万世，但他整合的文明秩序却接力棒般地从一位帝王到另一位帝王，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传来传去，整整跑了两千年！直到人类已登上月球的20世纪，中国、中国人还不能也不可能完全踢开始皇帝的思想及其业绩。

文明是由秩序构成的。人类就活在自己编造的秩序里，人类的好奇心、权力欲、舒适欲诱使人类不断地打破旧的，编织新的，人类无力阻挡异化自己的诱惑，因此秩序总是人为地变来幻去。秦始皇埋葬了旧秩序，他用激情、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用刀与箭，带领一大批追随者摧毁了战国纷争的旧格局，“六王毕，四海一”，由此，他收获了后人的衷心赞誉，他的光荣与梦想由此也成为一代代





步其后尘者的梦魇——统一的中国梦让中国在世界历史里闪烁不已。

无疑，始皇帝实现了他及那个时代的梦想，他成功地统一了一个庞大帝国，并将中国的文明撒向远方。然而，始皇帝对中国文明的贡献远不在于他成功地打碎了旧秩序——用雄才大略摧枯拉朽一个旧时代也许相较建立一个新时代更容易些——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新秩序的缔造者。他经营的天下让这个天下、这个文明呈现了一种博大的新气象，他引导这个文明朝着成熟的道路时疾时滞地跑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这个文明的参与者只不过在始皇帝的秩序里做了些修修补补的思索而已，直到清帝国的轰然倾圮才迎来了又一个新的文明秩序。

始皇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奠基者。他用浑身洋溢的朝气整合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秩序。他将统一的思想播种到中国文明的各个角落，他统一了文字，将这个文明里的各种方言都附着在了一种文字上，他让文字来粘连文明碎片而成新的文明秩序，他用文字来凝聚自己庞大的帝国，他甚至梦想用文字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以至于思维方式。无疑他也成功了，正是统一的方块字让中国的文明绵延不绝，维系了中国的文明，并吸纳了异族的入侵且将他们融化到汉字的思维模式里。“书同文”对中国文明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说文字是一个文明的动脉，那么道路将是一个文明的静脉了。路的意义又远不是走来走去所能概论的。道路同样是一个文明的基础，路影响着一个文明的进步与否。文明是在交流中成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流即路，无论是何种形态的“路”。“路”让天下变得越来越小，“路”让一个文明跑得越来越快。始皇帝对中国文明的另一个杰出贡献便是修路，他不仅用路来维系帝国，建立秩序，他还用路将中国文明推向周边，伸进他目所能及的新发现里。路在始皇帝的心府里，在他建筑的文明秩序里，在专制的时代里，从而幻为一种象征、一种权力、一种观念，进而强化了中国文明的生存能力。

与中国文明“车同轨”几乎同时，始皇帝还统一了货币、度量

## 文明的背影：《秦始皇》序

衡、政府管理系统及长城。他让他的百姓从各个方面感受到“四海一”的便利，从而也将中国文明拉进万世大一统的思想观念里。从此，后世的王朝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依凭，不管他们嘴上是否赞成秦始皇，但他们在心中都在向他学习，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帝王学营养。

作为一个帝王，作为一个脚踏新旧两个时代的帝王，嬴政的确是位伟人中的伟人。不过，作为一个人，他的身上却又包含了太多的弱点。他的残暴是历代修史者以至于妇孺耳熟能详的；他烧过书，活埋过儒生、士兵；他还滥用肉刑，实行连坐；即便如此，他还渴望成仙，在冥府依然役使天下。作为人，无疑，他又丛聚了太多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恰恰又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梦呓者，一位幻想家，一位乌托邦的殉道者。

始皇帝的矛盾举措也将巨大的灾难拽进他整合的文明秩序里。他不仅让中国文明变得聪明与成熟，他还让中国文明显得愚蠢而天真；他让中国文明向前飞跃，但又使中国文明长久地缓滞；他让统一的喜悦流进中国文明的血液里，但他又埋下了天下纷争以至于分裂的种子；他用英雄气概去消灭英雄甚至英雄时代，他用暴力去维护帝国或者文明秩序却意外地引来了暴力；他梦想以法治国，却使中国文明抛弃了法治；他企图解放墨、儒对人性的束缚，但他却又使中国人领教了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痛苦。他引导中国文明进入一场实力雄厚的沾沾自喜的游戏中，以致中国文明失去了赢取下一次调整文明秩序的机遇。用历史看历史，成功有点像失败的影子。

我们不必苛求始皇大帝，他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他做了他自认为该做的一切。作为一个时间的过客，在我们仰瞻一个伟人的时候，只能设法去深刻认识伟人的矛盾，以便让我们自己、让我们的时代少些痛苦，少些失措，少些让后人哂笑的不当举措。

以上是在阅读王月先生的《秦始皇》后偶发的感想。





.....	文明的背影:《秦始皇》序	/1
.....	春之梦	/1
.....	夏之梦	/57
.....	秋之梦	/115
.....	冬之梦	/175
.....	后记	/214

## 春之梦

## 一 多少楼台烟雨中

初春里的腊梅雪，竟是纷纷扬扬不断。

苍茫大地，漫天琼瑶，一位背负历史行囊的影子老人踽踽独行。时日迁流，经年坎坷，已使影子老人须眉交白，多少不堪负重。然而他依然青春地脚踏红尘嚣世，沿黄河移行划步。终于有一天，影子老人来到了烽烟蔽日的华北平原，拨开沉浊烟雾，倚树解囊，像是驻足憩息，像是侧耳细听。

远方传来阵阵清脆的儿啼，这哭声流经影子老人的耳畔又荡漾于浩渺太空，与霏霏皑雪相融，天地一片静美。影子老人抚捋花白长须，仰天长叹，也许他感觉到了某种神灵的启迪。

凝思，长久地凝思，然后解下行囊，疾笔书道：“……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多少有些抖颤。

这一年应该是公元前 259 年正月，春寒料峭的时节。

其实说春寒，应是不错。越国的首都邯郸正醉卧于飞扬的瑞雪之中。漫天的雪雾霸占了空间，让人分不清究竟哪些是皇宫，哪些是农舍，而凛冽的西北风也并没有因为春意悄然喧闹或怒放的腊梅停止肆虐。“严冬不肃杀，何以见阳春？”此说不误。

儿啼从一座普通的馆舍里发出，不用说，这是一个刚刚呱呱坠地小生命的呼唤。也许此刻正值上元时节，征战一年的赵国人阖家团聚，正享受父母、妻儿的抚爱；也许这普通的馆舍从不引人瞩目；更何况战争的魔影数百年间紧紧扭结着赵国百姓，先是 40 万赵军冤灵堆叠于长平那片黄土之下，接着又传来秦将王陵攻围邯郸的消息，有谁还会刻意关注这普通馆舍里一个小生命的命运呢？







## ▶▶ 顶尖人物—秦始皇 ▶▶

纵然有人听到这婴孩的啼哭，又能怎么样呢？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过意味着国家又添一位武赍勇夫，在历经野蛮的人殉式战争后，很可能化为一个烈士或新隆起一抔黄土，再入耳一曲曲哀婉的挽歌。

从来战争都是以不可理喻，甚至丧失理智的方式进行，被战争恶魔喧嚣激活下的人类也是以不可理喻的逻辑思想着。这不能称之为真理，但每每面对母亲痛失儿子、妻子为丈夫送葬的不幸场面，你还怎么费劲地与正义、国家、幸福、和平等相联系呢？

抑或只有那影子老人才可以从中关切，因为他知道，这正月诞下的小生命实在与邯郸城里的男男女女不一样，当然与宫掖里大小嫔妃生下的真假龙种也不一样，几十年后，他让所有的燕赵人大吃一惊，又30年后，这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古都将成为他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他是谁？说起来吓人，大名鼎鼎的秦皇大帝，华夏第一猛龙。难怪。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如果在寻常百姓人家，或许并无特别的含义，但偏偏生在显贵家庭，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充做人质的秦王子异人之家，其滋味倒颇值咀嚼，因为在我们这个浓郁大男人至上的传统国度里，有了儿子，就等于有了生命的延续，有了兑现理想的希冀，有了通向未来的锁钥。起码说，它可以唤起理想之梦的热力与摆脱困境的信念。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兴奋得足以让异人忘却所有烦恼。以前，他“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饱尝寄人篱下的白眼；如今他似乎可以堂堂正正地做男子汉，不必再相伴青灯排遣人生苦涩感伤，不必再从那些怀有敌意的赵国人眼前丧犬般地走过。好像他落难悲苦的光阴即将流逝，一颗璀璨的星辰划破夜幕，绽放耀眼光彩。生命变得厚实，心灵糅进活力。

又传出一阵轻盈的啼声，惊扰了正憧憬未来的异人。我想他一定忍不住去瞥一眼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儿子。儿子确实可爱，圆



润的脸蛋，炯炯有神的眼睛，特别是向外四溢着股股逼人的英气，与貌似平常的父亲截然迥异。

儿子的身边是母亲赵姬，一位才貌出众能歌善舞的艺妓。她看上去太富于水性杨花，一双撩人的双眸常使男人们驻足品赏，甚或溢出一缕贪婪的淫光。但赵姬毕竟是温柔可爱的妻子，一句体贴入耳的娇嗔，一曲娓娓动人的弦歌，曾多少次使心灰意懒的秦王子从怅惘的泥潭中拔出，又扬起自信的片帆。

温柔的女人再加上可爱的儿子，落难王子那茕茕孑立的生活顿时五彩斑斓。这时，如果他再想起那位经常到这里走动的濮阳大商贾吕不韦，会打心眼里升起一股奔放的热流。真该特别感谢吕不韦呀，是他允诺要竭力帮助异人摆脱目前的困境，当然还有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秦国国君的宝座。

历史真会开玩笑，在围绕着这个初降人世的孩童，《战国策》的作者和太史公竟赌气地吵了一架。太史公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个故事，说赵姬原本是和吕不韦同居的赵国歌姬，后为讨得公子异人的欢心，送给了他，而且赵姬羞答答地入洞房时竟腆着微凸的肚子，那肚子里的孩子便是秦始皇。而《战国策》则根本不谈此事。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两部巨史南辕北辙，便引发了史坛上一件千年笔墨官司，热爱《战国策》的史家和同情太史公的同行为此争吵得脸红脖子粗，时至今日，也没有讨回一个公道。

我想，即使太史公所言不虚，那异人也肯定会把屈辱与痛苦深深地埋入心扉，以一种潇洒旷达的心境去散淡。毕竟，他知道，婚姻与爱情不过是政治舞台上的逢场作戏，既然是游戏，那就何必当真，一定锱铢必较呢？

毕竟，那家有万贯资财，又是政治泳池里划水老手的吕不韦给予他真挚的帮助，既然人家倾其全力，你又何必为一女人的洁与不洁去断送自己的前程与希望呢？

何况，那赵姬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纵然曳出一段风流艳浪，又有什么关系呢？

儿子，只要儿子属于他就行。





## 顶尖人物—秦始皇

难道说,历代历朝君主的龙种都是真的吗?

也许他会傻笑起来。

初降人世的儿子再次发声啼哭,他第一次睁眼,就对怀抱自己的父亲锲下问号。为什么这个男人不关心饥肠辘辘的他而一个劲儿地傻笑呢?

是的,新生的儿子应该起个名。公子异人虽出身于显贵家族,但遗憾的是,他却是一位文盲和半文盲。用他自己的话说:“少弃捐外,尝无师傅教学”,其实谁敢保证这话一定真实呢?因为就在两年后返回秦国,当安国君命令他读书学业时,他竟说出“不习于诵”的话。

既然父亲胸无丝毫点墨,秦始皇的本名也就无法和后来的才子们那些雅致的名号相比,就像农夫野汉给他们下辈起名,简略平直,俗不可耐。儿子是正月里出生的,那就叫“政”吧,至于姓,他本应该姓嬴——那是当年舜帝赐封的姓,高贵而典雅。然而或许是身处异域,为谄媚赵国的缘故,所以嬴姓改称赵姓。好在嬴、赵两氏有过同宗共祖的血亲,无损先祖烈宗的体面。再至于后来大史家班彪口口声声“吕政”,则纯粹处于一时的泄忿,嘲弄、揶揄自不待言。

现在,公子异人可以轻松地惬意地透过窗棂去观望外面的冰雪世界。银装素裹的离宫别苑,被积雪压弯的枝头依然吐露的腊梅花,袅袅炊烟和步履匆匆的人流,邯郸是那樣的恬静与清寂,清寂得使异人不由地又思念起咸阳,思念起先祖、父辈乃至社稷,可是真沉醉于中,他又会淡隐出一种失落孤寂的感觉,威威然几于泪飞作雨。

往事如烟云。

揭启尘封的远古,你会发现,我们的老祖宗竟生活在神话般的世界。盘古开天辟地,共工与祝融不周山上决斗,女娲炼五彩石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多姿多彩的神话故事在历经人类数代的涂抹勾画后,变得娓娓动听,以致你会像孩提听童话似的专注,专

注中又不知不觉地体味出对祖先超自然的伟力智能与英雄气概所由衷的敬佩和景仰,虽说,老祖宗编造得太虚无缥缈。

与远古的神话世界一样,异人家族嬴姓也是在混茫荒蛮中建构了自己朦胧神殿。太史公在他的史著里给我们描摹了一幅神奇的图画,借助图画。我们找到了秦族最早的源头。

据说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姑娘女修。一天,女修正纺纱织布,窗外传来燕子的啾啾声。好奇的姑娘放下手中纺锤,推扉观看,见燕子丢下燕蛋。姑娘将燕蛋吞入,不久窈窕的体形变得膨胀粗壮,十个月后,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那婴孩便是秦人的鼻祖大业。

从咿呀学语到花甲古稀,大业一直生活在神话般世界,直到他儿子伯益出世,历史才仿佛从虚幻的神殿里款款走入现实。是时洪水肆虐,饿殍遍野,主宰人间的舜帝在鲧治水无效后,把希冀寄托给禹。于是伯益跟随这位治水大英雄“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开九山,通九道,陂九泽”,数年光阴匆匆,蛮凶的洪涝叹服了,倖倖地归隐江湖海洋。

大禹成功了,伯益也流露出兴奋的笑容。大禹从此在华夏史册上嵌下一世英名,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华夏人领袖;而伯益也用那双结满厚茧的手捧回荣耀。伟大的舜掩饰不住内心的感激,特赐封伯益“姓嬴氏”。从这一天起,嬴姓家族大步踏上历史舞台,以其彪悍、勇武和恢弘气度,横扫于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空,聚拢起人类历史上最疯狂、最壮观的战争画面。

本来大禹临终前,将自己的王位禅让给伯益,但仅仅结庐守墓三年,伯益就把王位交给大禹的儿子启,返回箕山(今嵩山)之南他的家园。也许他眷恋家乡的山水和亲友,也许他对仕途根本毫无兴趣。

白云悠悠,泉水淙淙,闲适舒畅的田园生活,大自然轻轻地呵护与慷慨,伯益和他的后代们乐此不疲。其实何止他们呢,置身于这闲静安逸的世界,让谁都会油然而生出心旷神怡的感觉。

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有维系多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突然有一





## 顶尖人物—秦始皇

天被魔鬼般的暴虐所轰毁。一批同样是黑眼珠、黄皮肤的人，手持斧钺矛戟，闯入秦人的家宅。新盖的茅舍农院被大火焚尽；老人儿童的尸体被狂马相踏，谷粟家畜在强盗者的狂笑中掠光。世界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发出声声的震颤哭泣。

秦人恐惧惊讶，大劫之后他们明白：战争之魔光临了。

漫步历史时空，你不难发现，战争总是伴人类成长而成长，从蛮古洪荒刀耕火种，到 20 世纪末今天的电子时代，相信你说不清人类历史上究竟发动过多少次战争。

不错，战争是以攫取人的生命作代价的，但它往往又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一场战争的胜利，将意味着大片肥沃土地、无数金钱美女、荣耀地位权力功名，抑或还有可供役使的囚俘等，白白地统统地归你所有，所以，尽管战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悲戚戚的故事，人类还是忍不住频频向它挥手致敬，让战争的血光去涂抹自己的英雄脸谱，让战争慷慨大方地兑现个人的欲望。

但毕竟，战争给人类的是灾难沉重。无论远古的石斧、石簇、铁矛铜剑，还是现代的坚船利炮，核子中子，一场嗜血杀戮的战争似乎仅仅只证明一个道理：杀人多者便算是胜利，而胜利者的英雄榜上无一不是以无数年轻、年老、妇女儿童的生命作点缀。人类生命在战争巨大阴影的辐射下实在是太脆弱了，脆弱得轻若鸿毛。

同样，即使那些战争的宠儿，也并非永久地可以欣喜着胜利梦，因为说不定哪一天，一次狂躁的厮杀后，原先的胜利者可能被更强蛮的敌人打垮，化为沙虫，而新的成功者又在嘲弄失败者大笑中，耸起耀眼的青铜雕像。

其实，历史不正是循着这么一条轨迹，自野蛮而文明，自秦汉而明清，自近代而现代而未来，秦皇汉武、成吉思汗，这些以矛戈、鲜血骤起的杀人英雄缔造的江山，不正一一消弭于烽烟袅袅之中，化作历史，化作废墟，有谁还敢说，他们永远是战争赌台上的赢家？

战争当然酷烈，当战争挟裹着恶魔暴戾狠狠地向人类向理性扑来，并给人类开一个单视生命的玩笑时，人类或许渴求的是翱翔的和平鸽光临人间；而人世间真得充满了鲜花祥和，又有人会弯起

弓弩，射杀和平天使，带着躁动卑躬候待着战神的叩门。

人类就是在这种奇奇怪怪的矛盾里，以突然的理智和突然的非理智打发着历史。

走进公元前 1763 年的中国社会，在夏代的黄土地上，一股洋溢着复仇兼或还有改朝换代的情绪正迅速地膨胀，世纪末的大决战一触即发。身为一国之主的夏桀也许真有送葬自己国家的意思，也许他还感觉不到商汤那鹰隼般的眼睛，依然酒池肉林，享乐人生。但是，男欢女爱的娇声浪语毕竟抵不住远方的冲杀呐喊——商汤革命了。

黄河流域顿时聚拢战争烽烟，商汤和夏桀像两位武士发疯地格斗。居于中原的秦人再不能沉默，他们把赌注押在了商汤身上，一大批秦人放下耜锄、拿起矛戈、随商汤朝朝歌进发。不久，商汤的旌旗高高地悬挂于朝歌城头，秦人的赌注下对了。作为回报，秦人第一次从宁静的家园来到商都，用他们嘹亮的噪音传达汤王的命令，向世人展示他们强武的魅力。

700 年倏忽一过，同样这片土地，历史竟上演着重复的镜头。表演当年夏桀的是殷商最后一个国王纣，模仿商汤的是周武王。不甘为周奴的秦人大约处于商朝的深深眷恋，毫不犹豫地卷入了战争，充当周武王的敌人。可惜，这一次秦人下错了赌注。周武王打败殷纣王后，秦人在周人的押送下沮丧地西徙。在那举目荒夷、寸草难生的戈壁大漠，秦人第一次吞咽了孤独的苦汁和对家乡的美好回忆。

幸而周武王后人以豁达的心胸不计前嫌，更因为秦人抗击北方戎夷的战斗战功显赫，伟大的周孝王下令秦人徙“汧渭之间”，替皇室养马，又破例允许他们于秦地（今甘肃清水）建城营邑。寂寞悲凉的秦人虽然未能返回家乡，但总算一改其顽民形象，就像孩童学步，摇摇摆摆地构建了自己的国家。

又经过数百年沧桑巨变，秦国长大了，变得虎背熊腰；而西周王朝却暮气沉沉，老气横秋。先有周厉王滥施暴政，封山禁泽，百





## ▶ 顶尖人物—秦始皇

姓不得不揭竿而起；后是周幽王烽火台上博宠妃褒姒千金一笑，这一笑，竟笑来了中国联军的进攻，笑灭了西周。幽王继任者平王面对西戎虎视眈眈大军压境和关中哀鸿遍野、民生涂炭，被迫痛苦地与祖庙诀别，入函谷关迁都洛阳，而一路护送他东迁的正是秦国军队。

周平王黯然神伤，洛阳王城城头，他指着镐京（今西安附近）方向长叹道：“我赐给你们岐山以西的土地，假如你们能打败戎狄的话。”

秦人牢记了这句话。

从野蛮愚昧步入文明的历史老人在公元前 700 多年间，又一次展示它狰狞的面孔，像一头发疯的雄狮，把华夏大地搅起了阵阵波澜。历史总是反复无常，它从无序走向有序，又从有序复归无序。

春秋时代，群龙无首。上古三王时代的神话只当做海市蜃楼，夏、商、西周也在战火中夷为灰烬。惟有东周还在“天下共主”的旗帜下苦苦挣扎，虽说它名为天下主宰，但实际上除了京畿一带狭小的地盘还受它统御，偌大的中国，已不再听它发号施令。

群龙无首必然天下大乱。既然父亲已耄耋之年，那些曾被分封各地诸国的儿孙们便蠢蠢欲动，不甘寂寞。这些“儿孙”们或是商族后裔，本来就对周王朝充满敌意，或因功受封做侯，几代之后，早无丝毫感情可言，但无论他们如何盘算，目的只有一个：当周天子第二。于是烽烟又起，人人都像是打红了眼。

郑庄公首先发难，在镇压京城大叔叛乱后，联合鲁、齐、西周，于公元前 712 年灭许；齐桓公东施效颦，打起“尊王攘夷”大纛，公元前 651 年一举荣登霸主之位；晋文公城濮之战后力克楚国，再登霸主；最后还有楚庄公，竟然不可思议地大败晋国，于中原霸主名册上再添一位。

这场霸业争夺战中，秦人自然不甘落后，公元前 762 年，秦文公大规模西迁，正式据有了岐山以西西周故地。到秦献公时，当中原霸主晋、宋、齐、楚各国兵戎相见，杀得鬻鬻羹沸，秦人却悄悄地



把剑锋指向了邻近不堪一击的小国,伴随一座座城池被狂屠,秦国的土地也一里百里地膨胀,等到东方大国从相互厮杀的恶梦中惊醒,却发现这时的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国,再也不是他们眼中那个只会养马、野蛮愚昧的小国。

秦国的将士们在擦看血渍斑斑的战刀时发出了狂笑,秦穆公也在镐京王宫里把盏庆贺。天性狂热的秦人不会眼睁睁地观看东方大国的战争游戏,他们也要加入这游戏之间,也要从中分享些带血的实惠。起码说,不能让中原人太小觑了秦国。公元前627年,秦将孟明视率大军浩浩荡荡地走出八百里秦川,是跃跃欲试,还是虚晃一枪,或者兼而有之?只有秦穆公心底明白。

然而秦穆公实在不该轻看了中原人。这时的中原人热衷于用兵诡道,勇武中着实透着狡黠,而不像上古兵战,靠赖膂力精壮拼杀取胜。所以,当孟明视过崤山、经洛邑,准备暗地偷袭郑国时,却误入郑国商人弦高精心设计的骗局。在返回秦国途中,于崤山被前来增援的晋军团团包围,全军覆没。崤山,第一次染满了军人的鲜血。

晋国像一尊巨大的顽石,阻住秦人东进的道路,何时才能搬倒这块顽石呢,秦人心中没底。

从公元前475年即周元王元年开始,中国历史又裹卷着浓浓的战云飘到战国。战国,顾名思义就是战争之国,只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惊胆颤。但谁能想到呢,正是这段历史,给中国人带来惊天动地的变化,即使今天,我们仍可以吸纳它的精魂,赞叹它的辉煌。

古中国人对战争底蕴的认识,往往盈满着困惑与矛盾。一方面,他们承载不起狂屠、嗜血、家园沦丧的心灵阵痛,以肤浅的理性感知去淡淡地咒责、抨击;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战争,为了社稷,为了某种欲望,为了情感仇怨。然而,一场酷烈的嗜杀之后,除了文人们叹几句“感时花溅泪”,国君多几座城池几个美妇几车财宝外,战争,究竟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





其实,战争的另一面此时已昭然若揭了。正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到战国,杀戮的战争疯狂的舞蹈时,它却意外地招惹了坚固而严密的旧制度。战国以前,中国人几乎生活在宝塔式的封闭社会。皇皇天子以创业者身份给子民规定了森严的秩序和等级;坐在塔尖上的是周天子,往下是皇室贵族和大小诸侯,再往下才是政府官员、新兴地主和能征善战的将军,自然最底层是一贫如洗的平民,或许还有劳役的奴隶。在这个森严壁垒的社会,任何一切都会烙下鲜明的等级秩序印痕,就连农田也被分割成大小井字,蕴含着秩序的生命力。

如果太平盛世,也许这宝塔尚可以保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可一旦掺入战争的血腥,宝塔便摇摇欲坠地倾轧了。疆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又操守兵权的卿大夫,并不满足仅仅得到的封赏,他们欲成为政治明星;那些脱颖而出的新兴地主也不甘心屈就于世卿贵族之下;同样战争中雄霸一方的诸侯,眼睛里早没了窝囊的周天子,一位强健肌肤的壮男儿怎能受老弱病残者指天画地呢?

因此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如迅猛潮水涌来,一扫昨日阴霾。崭新的生命从旧时代的废墟上冉冉诞生,华夏人自己解放自己。

历史的慧眼首先看中了魏国。公元前396年,魏国经过激进改革派李悝的梳洗打扮,一下子变成了霸味十足的巨头猛狮,它轻轻哈欠一声,便有了吴起大举攻下秦国济水以东五座城池的记录。历史的慧眼第二次看中了楚国。公元前382年,吴起在楚国实行了一系列诸如集权中央,整顿吏治,一统言论,“厉甲兵以时争天下”的改革举措,使积重难返的楚国仿佛吸取了鲜活的养液。变法第二年,它就一路雷霆地打到魏国的老巢,令东方霸主们着实惊吓一番。

历史的第三次慧眼才打量到秦国身上。当秦国正为它贫瘠落后,并时时伴着旧贵族阻滞而蹙眉伤心时,它迎来了风度翩翩、手持李悝《法经》的卫人商鞅。商鞅不仅有浓烈的变革意识,且极富雄辩舌战。他曾经在栎阳宫秦孝公召开的会议上,舌战旧势力代表者甘龙、杜挚,给包括太史公在内的大史家留下极深印象。仅仅